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

餘姚黃宗羲編

記三十四

古蹟

尋醉翁亭記

陳楮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之而未能得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

有幾幸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尊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為不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寺丞楊聞達以予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榼具鞍馬拉予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醉翁亭遺趾也廣僅容

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無路亭所負山之石  
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  
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  
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  
非當時所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  
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  
張天覺皆嘗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去其時久矣  
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猶罕

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予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藪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所云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

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臨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往往雜以殘碑斷刻存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仙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竒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

酒更酌而樂賓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君直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袁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為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子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其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重建岳陽樓記

商輅

岳陽樓在岳州府治西南右瞰洞庭左挹君山波光巒

影萬景在目誠一郡偉觀也圖誌莫詳創始然考之唐李杜諸賢皆有賦岳陽樓詩其來已久至宗慶厯間郡守滕宗諒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記而後岳陽樓之名益顯於世慶厯至是四百餘年中間興廢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進士睂山吳節以郎官有聲出守茲郡登覽之餘憮然有感謂吳山景象不減舊聞而樓之規模大非昔比詢之則後來郡人所構卑陋弗稱亟欲改作還於舊觀視篆之初年飢用之力未暇及久之政務



漸舉歲時漸稔廩有積粟庫有積貲乃謀諸僚佐稍出  
羨餘兼助已俸募工飭材撤其舊而新之始事於辛卯  
冬十一月訖工於壬辰夏五月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高  
宏壯麗有加於前落成之日衆皆欣悅以為盛事不可  
無述於是太守具事狀介太僕寺丞鄧君廷瓚來徵予  
記嗟乎物不自美因人而美此理也夫以岳陽為樓據  
有洞庭之勝既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歷叙因情變態  
之妙以寓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

戶庭而湖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  
自將惕然警省而油然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為遊  
觀之好哉蓋深有慕於公之為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  
而及之也予聞太守治岳廉慎有為九載之間士安其  
教民安其政而吏亦怡然於禁令之下無敢侈然以肆  
者夫為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於公之心也建樓而欲  
復於舊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之則是予於太  
守有取焉於是乎書

重修醉翁亭記

商輅

滁州城西南六七里舊有醉翁亭創於瑯琊僧智仙而名於歐陽文忠公宗慶厯間由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制誥守滁以平易為政民安之暇日與賓客宴飲於此自號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記之蓋寓情於酒耳後滁人慕公之德思前守有合於公者於亭後建二賢堂祀公及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學士出守文章政事與公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久之亭堂寢廢僅存遺址

國朝宣德丙午歲重建於是始翼然如舊規迄今數十  
年風雨震凌梁柱摧折幾於復圯南京太僕卿盱江鄭  
君悠少卿天台魯公崇志寺丞河南吳君麓毘陵李君廷芝  
知州安陸周君正慨然以修建為任各捐俸貲以為衆  
倡一時仕宦及義士聞之多樂為助遂鳩工度材闢地  
廣基亭因其舊而增修之益以梁拱飭以丹漆堂撤其  
舊而改建之高廣倍昔輪奐有加焉亭西南隅別構屋  
數楹召方外士居守割近亭周圍隙地畀之令力耕自

給亭下故有釀泉原無亭蓋圓亭覆之亭前後山瀕溪  
雜植松竹柳凡數千百株鑿石甃橋築巨堤水環遶亭  
前澄澈可愛經始於成化己丑冬十一月至明年夏五  
月畢工鄭君暨同志具始末來徵予記惟文忠公治滁  
在慶厯丙戌至是已四百餘年而所謂醉翁亭者其興  
廢屢矣世之君子聞醉翁之名誦醉翁之記恍然如醉  
翁在目矧親歷瑯琊之間徘徊釀泉之上遐想芳躅寧  
不為之惕然有感於中乎此亭堂之修建所為有補於

風化非徒游觀之樂而已且公以救時行道為心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而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顧使人思慕不忘如此何耶蓋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小人間之也不然韓范富歐皆王佐之才使得盡行其志宋之治將幾於三代矣然公自是厯典名郡重升廟堂與二三執政同心輔治功業煥然有光簡策此又以見小人終不能勝君子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思慕公者獨滌之人士哉

祀舜陵記

曾鶴齡

舜為萬世所宗之聖而其死與葬皆有可疑書言舜南  
巡至於南岳則南岳者舜巡狩所止也今其陵乃在九  
疑去南岳千有餘里此其可疑一也史言舜崩於蒼梧  
之野今蒼梧乃在廣西去九疑又五六百里此其可疑  
二也孟氏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徼外今不聞有  
舜塚此其可疑三也書又言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  
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在位通八十年未嘗一日釋去今

零陵志載舜厭治天下修道於九疑後遂仙去而蔡邕  
九疑山銘言舜尸解升天此其可疑四也疑者雖多解  
者率無的論以予觀之舜既巡狩至於南岳其或事畢  
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也蒼梧在當時隸零陵郡亦  
未可知據史與書其述略同而鳴條之說出於孟氏蓋  
有不可曉者若零陵志及蔡邕之銘灼然不足辨矣自  
古聖人有生必有死豈有修道化去之事也九疑在寧  
遠縣南七十里人迹罕至故凡有事於此者禮成即去



皆不暇誌其事予奉命代祀既畢有來請曰斯乃今之  
盛事不可無記遂謹記之曰皇帝始遣臣來祀實宣德  
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其所告則即位改元之事其所賚  
則香幣祝文其禮則用太牢其祀之日則四月庚辰其  
陪祀官則寧遠令劉董臣則為翰林院修撰鶴齡夫智  
者不惑孔子猶不自居况眾人乎予因記祀告之事遂  
併列其疑於前且略記之俾後來者少去其惑也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畊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今上即位實遣臣鶴齡賫香幣祀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邕縣邕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

以為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  
根節如鐵石或以為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  
壇下有埤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  
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志閱之  
亦落莫不載以問郵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  
老宗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  
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  
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至長沙之

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即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典故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傅說遂舉為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耶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弗辨可也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任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

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闕然足蹟不絕皆曰

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

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楹曰漢鬱林  
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  
助成之

登牛山記

喬字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  
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  
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  
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



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  
為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  
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然以應  
答乎友邦者為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  
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為晏子者當告之  
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於黃土而其  
聲昭赫至於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  
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

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敵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繇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繇桎亡而致於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桎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予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故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勒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嘒者叟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

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蠻洞獠左跳右  
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  
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  
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  
夔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  
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濟  
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眩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智力  
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

之祚去矣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  
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  
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  
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  
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  
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  
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迹維時春初水  
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

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  
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  
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  
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  
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  
感焉謂慎曰之罟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  
愛其藝者人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  
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

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不禁非缺歟祠宇  
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  
八陣圖碑陰之辭君宜為之夫宗賢存古以示嚮往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刻焉

登黃金臺記 鍾芳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示金臺偕往視之土阜漫  
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

序通鑑皆言築宮築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  
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  
謂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  
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  
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啟土  
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  
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



尚挹流風馬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  
夫燕之仇於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  
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  
十餘城湣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  
如此使天未悔禍王不中天則齊之為齊未可知也而  
毅也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  
難而士所以恒苦於不遇也今子與子登臺嘯歌景仰

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疎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是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

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  
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  
陵恃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  
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  
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墓昭丘  
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塚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  
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  
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

冢則所謂陶墓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郡  
為襄州之樂鄉其所謂者亦未必在襄之近境也賦又  
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  
出今房陵實為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  
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  
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為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  
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為近也  
夫襄陽之必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固不暇

論其辭之媿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怪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於戈戰其可借而託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羨於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沾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為其用事之掾而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為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

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  
外為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  
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  
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於宗袞哉予故不辭  
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即  
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  
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復清容軒記

王世貞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為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多慈感寺為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為最勝軒故傍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南向前枕通塘有蓮芡木芙蓉之地屬撓吹容與苓箬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考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桷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為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若舍館以故其名稱

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邦君大夫鄉薦紳豪賢之遊目者二百餘年於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余來吳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微欲復之以屬守黃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水之觀爭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始余未為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



所謂水晶宮者蓋陸沈於闌闌登祝之間想像於暮烟  
春波而不可得為之愴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  
偶遊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隳一墮而輒復之  
若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為主吾有盡而代吾  
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天  
地無盡而為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翠微玉  
華更而為禪室佛廬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夫王珣周  
顥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謂以為媚佛及余遊虎邱望而

知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夫世之君子陰  
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泯其主再轉  
而泯其迹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記三十五

古蹟

遊赤壁記

張元忭

往嘉靖之戊午先大夫視學楚中予來覲道黃巖舟而望赤壁恨弗及登也姑咏二賦以自遣距今且二十有五年為萬曆之壬午幸以使事再至既抵黃巖阻風雨

同年友別駕陸子張具赤壁邀予遊予曰固所願也矧  
風車雨隊又挾使君指見留矣日為臘月望乃造郡署  
登雪堂及竹樓凭闌四眺江山隱映如畫輒不忍去已  
而出漢川半里許峭壁臨江土石盡赤有堂曰赤壁志  
稱周瑜敗曹瞞乃在樊口之上今之嘉魚是也此地非  
是然子諦詢之郡之隔江為武昌有山曰樊山湖曰樊  
湖湖之下為樊口長公之賦殆必有據予又循江而行  
往往見石磯類多赤色意者當時千里舳艫頃刻煨燼

即嘉魚黃岡之間其為赤壁者何限豈必彼是而此非也  
由堂而西躡石磴而下為赤壁磯有石龜蹲踞江畔  
舊傳毛寶於此放龜由堂而北陟石磴而上為樓三層  
最上者舊題羨江子易以何羨顧謂陸子曰夫有所羨  
於彼必有所不足於此今吾與子登斯樓撫斯景千里  
一瞬萬古一息物與我皆無盡也信矣又何羨之有陸  
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吾今而後乃遽然覺也雖然今日  
之遊樂矣即夢也烏可無記遂記之

遊白鹿洞記

張仂作

城中凡四大書院予既遊嶽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未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嶷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縈遶其前為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益喧飀如雷名小三峡跨溪為橋者三東西為亭者五六皆可遊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為之又鑿石為鹿蹲洞中其上為思賢臺

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為祠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室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圯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為之三嘆蓋古之為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廢而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羣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不能無弊乃其利為多矣是何可廢也



昔者子產不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論  
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為君子  
也以是哉且吾儒往往拒佛老而外之以為抑邪而崇  
正也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  
能廬其居而徒自廬其居以摧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  
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曰凡物之興廢  
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遽廢至  
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

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構大抵皆百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飭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餼廩而德藝不修遊者盛騶從而閭閻為病學者趨終南之捷徑教者驚江左之虛談若是

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遊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里固鉅麗要津也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踈篁亦

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桑以漁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子記予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遷之一旦寥寥然為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

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  
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  
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  
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為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  
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  
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  
名濬字景哲

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於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為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琬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

翫梅梁磨掌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  
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非食為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  
中用智與臯夔稷禹之為臣又為之憮然自失也夫自  
禹稷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  
山川之能發為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  
人於山川顧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僅足以煥  
人文章耶世有不為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  
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

而作範咸取諸物也予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余乃今知所以取山川矣夫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  
記余言如此云

竹溪記

方豪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  
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即慕  
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  
使人即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即也近余以審錄之行登



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非舊竹亦何嘗有一幹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焉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惟太白為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於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淮之清江浦有陳恭襄祠祠旁有道院道士陳元纁居之有溪為池為竹為林一碧上下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溽暑若高秋士夫道淮者必登之徘徊不忍去校諸他名勝

為切蓋江南名勝至此絕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人之  
慮北來者有并州故鄉之慰而余之漫浪迷於山水者  
尤不能忘情也又其地與二署隣署每餞客必就之客  
亦樂就今春之仲工部丁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餞予  
竹溪之間陳道士以素卷請予為竹溪記二君從吏焉  
予雖諾之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官  
湖廣當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謂我  
何如射溝風雨脚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也世乃罕聞

徂徠峯下顧為共珍可不謝白之力哉然不知道士所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有竹溪矣有竹溪則有道士矣奚以予文為哉

石鐘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舣魚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為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

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  
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  
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  
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缺者藕折環者映連自吾栖  
巖穴以來攀危列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有竅以  
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弇則鬱是石  
鐘者中虛外竅為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  
應且遠今夫甕盎罌缶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

矍眇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  
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况人之心  
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迸駛湍迴泐射日剗月消  
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  
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畧不相  
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  
因記以俟好古者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  
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  
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  
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  
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  
之此滄浪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  
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  
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臺望五湖之渺茫

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  
種蠱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  
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  
乘時奢僭宮觀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  
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  
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  
呼之為滄浪僧云

滕王閣圖記

盧柟

柵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  
甌越瑰琦絕偉為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為文賦  
諸所稱益奇嘗自語以為當及壯遊往視造物之妙於  
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柵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巡按  
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  
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  
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儻柵法少寬因市諸所蓄故  
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



室幄軒離簷倚案戩香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  
松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  
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  
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崿橫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灑沃  
會為洲滴石衣萍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  
藏以助茲閣為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恍忽若失繯  
紕栩栩乎若馭雲軒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  
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閭闔也廼知嚮昔王韓所為文賦

不誣而桷亦得觀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  
王閣桷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  
遽喜躍為慶幸如是設使桷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  
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灑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  
日苟活為僂囚依園牆溲廁而已耶桷幽拘多感每戍  
卒更番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  
丘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輿刀鼎奇器在若州縣蓋售之  
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

乎柎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  
滕王閣獨淹茂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  
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歟假令使畫為匪人有不過資  
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柎無啣而吾燭物  
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雋豪爽尤深  
畫理於柎齟齬友善因將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柎不  
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  
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

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  
羆鼠所隣蛇龍所居厯幽顯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  
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柙雖駑蹇尚能為君歌咏其事舊  
所藏圖畫烏足為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  
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遊莫愁湖記

李維楨

余將之南徐與山甫俱乘舫艫泊三山石城二門間有  
所遲未即發逼仄殊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遠盍往

觀乎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攜而步至湖邊湖屬魏  
國家中有小艇三四覓之渡不可魏國監奴將來捕魚  
漁人具網罟以俟復沿仄徑穿委巷而出至大道過西  
城兵馬司治所望二石狻猊則徐氏別業入門瓦礫滿  
地蓋久圯敝而匠石方掃除更新之前為四美堂是徐  
髯仙篆後為勝基樓則徐公子筆又有扁曰湖山逸興  
題出邢太史雉山字亦出髯仙髯仙固善古篆也樓旁  
垂楊數株髮髮作羽葆形勝基未知所自豈謝安手談

地耶按晉書符堅大舉入寇謝玄問計答曰已別有旨不敢復言今張元重請安命駕山墅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以墅乞汝是不勝碁者張元也非謝元也而後人訛以為幼度謝可冒張樓不可冒墅耶山甫為之一祭左方有馮咸甫次唐人韻詩殊佳憑樓北檻而望鍾山龍蟠其右石城虎踞其左秀色綺靡若指掌上秋樹尚綠倒影湖中魚躍鶩泛暢人心目樓下引湖為池栽

得苦荷葉少許小橋可渡湖堤已斷其半堤中尚有亭  
址主人翁或漸次修舉能著兩三畫舫更佳余叔氏入  
夔門山甫與諸人謀置餞於此以蕪穢不治罷計向後  
游客必盛矣按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莫愁樂出於  
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唐入所謂南國佳人字  
莫愁也宋會三異以石頭城在余郢中漢江西岍有莫  
愁村一統志金陵不載莫愁湖三異又云曾見莫愁像  
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娼女竊其

名則莫愁為女子亦誤石城在竟陵郡有晉杜預第臧  
質為竟陵郡時作石城樂莫愁村在其西盧家女善歌  
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  
兩槳將送莫愁來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  
抱腰看江水斷不流唐人詩莫愁魂散石城荒村近莫  
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故為三楚女或以楚山  
頭似郢而江水下揚州似金陵然郢視揚州亦可言下  
漢水亦稱漢江而郢人又呼漢為河那呵灘曲有江陵



三千三聞懼下揚州語則此二語未可為吳郢分地定據或言此地相傳有妓盧莫愁家焉或亦如三益所云竊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聲之訛石城與石頭城言者省文自可通稱亦非兩地判案也又按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得江左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署清商署謂之清樂唐用十部樂清樂在焉則天長安後不重古曲僅子夜等曲列吳聲而西曲則石城樂莫愁等曲或舞曲或倚歌雜出荆郢樊

鄧閭以其方俗謂之西曲莫愁如吳人曲不當列西曲  
矣樂志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樂錄曰莫  
愁樂亦云蠻樂是以莫愁屬郢之明徵也又河中之水  
歌藝文類聚作古辭玉臺作梁武帝樂府曰河中之水  
向東流洛陽兒女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  
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  
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麝事古意本此別有還將  
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姊明

帝崩出嫁為尹更生妻者也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侯母即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令湖山爭借以為重乎山甫微笑曰君郢人欲專莫愁為故實耳然其言辨可并記之

遊古赤壁記

莫如忠

辛亥季冬莫子理楫還自岳陽泝大江而北過嘉魚又北六七十里過大風陰霾四塞驚濤撼空榜人恐疾抵

舟岸得不殆有頃天反風晃朗呈霽寨帷而左則有賴  
石瀕江屹屹雄峙蔽若列壙俯睨不測延袤距數百武  
其面勢峭平如引繩而削也莫子睇視久之念嘗道黃  
訪蘇長公所遊赤壁見謂無奇而古今識之不磨藉令  
茲石過賞長公誠得一當赤壁其於取類不尤肖耶乃  
起扶策行稍狎居人問之則各往往言周瑜困曹瞞處  
而證以樵豎往來時得遺鏃沙礫間及指北岸里名烏  
林明曹兵嘗是戍守又懸崖鏡額存焉相傳出異人蹟

莫子益怪之為攀岷岷披蒙茸而上務窮饒額所從則  
竟長公法也而署之曰赤壁獨左方就湮僅有與弟字  
隱隱見莫子為憮然歎曰嗟乎嗟乎吾得之矣嘗聞長  
老言蘇子瞻賦赤壁乃黃之赤鼻山非真赤壁也余今  
所覩不幾過其真耶按誌赤壁之戰吳師濟自截險而  
西江流宜南北其折而黃則為東西流又史載烏林為  
當時焚舟處宜核而居人遺鏃之訛倘所謂折戟沈沙  
云者非耶惟是子瞻賦後談士輒附會焉其在嘉魚者

遂不著亦貴耳而賤目矣余舟所次為石頭驛廢址士大夫舟過者候人不供風或引去而徒隸且莫以聞故能窮赤壁所在而有至焉者寡矣余茲行也出不測之險非有夙誠而昔賢勝遊遺蹤千載一旦幸或遇之豈非天哉會日且晡月亦既望余興彌極稍復解維縱馬浩乎中流冥色無際星河倒影掠棹而行還視赤壁轟如支機斯境殊詭似非人間而視黃之觀萬之矣夫以長公平生好遊所過名山川必籍之嘗手輯地理指掌

圖甚辯余嘉其勤而赤壁瀕江為蜀道之所必出第弗  
深考而猥以赤鼻當之有是哉蓋至達士寓言其稱海  
外三神山誠誕而君子不非之彼人情固各有托也余  
意長公於鑿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  
在章矣而賦作於黃要以即事寓言不害為情之所托  
俟好古者之自定也余斯遊也則惡敢弗識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至  
四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復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周桐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記三十六

古蹟

八陣圖記

王嘉言

聞夔有陣圖舊矣隆慶辛未冬予來宦茲土詢之知在城東南魚復沙中直抵其處則見卵石散漫莫可認識土人曰須高處望之乃步城上遙觀隱隱若星羅碁布

始咄咄以為神異明年夏月江漲水從城上流入闌闌於時屋廬蕩析崖墜木拔上下千里嗷嗷洶洶暨水落而徙移淪喪者至不可計數乃石磧則依列沙渚間也始信少陵不轉之說為的又嘗以己所窺視參考諸家論議則知縱橫六十四壘布前為正遊兵二十四壘環後為奇合之則天衡地軸前衝後衝曰風曰雲殊其名分之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翊鳥翔蛇蟠異其變奇正分合苞含變化妙用無窮此所以走仲達伏孟

獲功蓋三分而名垂萬禩也舊有碑在浦上遭洪濤斷裂余使匠人採石礮磨記而鑿之仍置故處

瞿唐峽記

王嘉言

峽者何取以山夾水而為名也楚蜀之交以峽稱者多矣而三峽為險三者何歸峽巫峽瞿唐峽三峽同稱險矣而瞿唐為最舊所謂西陵峽者是也峽在夔東十二里兩崖對峙中貫大江蓋全蜀之門戶峽口石盤上樹鐵柱二根山畔岩谷中有鐵索七條柱高六尺四寸索

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蓋昔人置以截江者柱於夏秋  
水泛則汨冬春復見嗚呼夫瞿唐之險冠於諸峽者何  
蓋西南萬水總注於斯而雙崖把束極為陜隘以故縈  
迴曲折齟齬艱難驚濤奔浪噓飈旬旬歸舸行牒一遭  
水動則上下失勢而此生安危盡付之撇漩觸石瞬息  
間矣雖然關門一守百二之勢也明初以湯廖兩將軍  
絕人之智力席皇祖之神威師薄關下矢石一交而即  
却非穎國階文之捷水陸夾進以奇取勝亦難為力矣

今天下熙熙氛沴久消雄關險峽雖依然索柱之存而山川勝槩祇為文儒嘻眺浪吟之具而已嗟夫宗國之憂雖非恤緯者所宜憂而處堂之樂達者亦恒笑夫燕雀之愚然則防禦之畧亦可於熙恬中講求之

灩澦堆記

王嘉言

灩澦在夔東十里大江之中峽口之上水經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峽人以為水

候又曰猶豫以舟子取途不決而言若夫淫豫大如襍  
瞿唐不可觸則南史記之矣而類要則曰淫豫大如鼈  
瞿唐行舟絕淫豫大如龜瞿唐不可窺又考梁孝子傳  
庾子輿扶父柩至瞿唐也時維六月禱而水平過而復  
溢時人訶曰灩與如牛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夫以  
灩為淫為猶瀕為豫為與同指堆爾字之異無嫌已曰  
象馬曰龜鼈牛襍同戒行爾名之異無嫌已嗟乎天地  
好生故生此石以開行路之迷聖人好生故存此石於

疏鑿之餘而不去而輕生者猶忽天地聖人之明戒揚揚焉鼓柁瞥換而過之噫愚甚矣愚甚矣彼以僥倖不死為可常恃也哉

赤甲山記

王嘉言

由夔治而東過灩澦二里屹然立於峽口之北者赤甲山也草木不生土石盡赤望之若袒脾然於是乎得名或曰以漢時常取巴人為赤甲軍而名之也山上有城基曰赤甲城山畔有臺址曰旗臺山下有關曰鐵索關

蓋公孫據蜀爰築赤甲諸葛建臺用樹旗幟而關橫鐵  
索萬夫莫開則自蜀漢以來恃之矣嗚呼助高峽之崔  
嵬俯長江之泓澹秀拔凌霄諸巒拱向雄矣哉重巒多  
矣而好事者猶訾之曰茲火焰山也夔多火旣實應斯  
山夫赤為火則黑為水白為金乎乾坤之氣蛻螻扶輿  
發而為山嶽者色相種種焉不齊而以私意掉其齒頰  
吁亦鑿甚矣乎

白鹽山記

王嘉言



白帝城東峽口之南有山嵯峨與赤甲相對者白鹽也  
一色如鹽因名之山下有粉壁堂岩間鬱鬱四大字曰  
天子萬年蓋其來遠矣夫環夔皆山也其斬然欽然售  
奇競秀者不可枚數而惟赤甲為雄環赤甲皆山也其  
背峽面水綰綺錯繡者亦不可枚數而惟白鹽為對素  
輝明瑩與金光熠燿者兩相射焉高出刺乎穹窿狀如  
華表雄峙分乎南北勢若勅敵為全蜀之襟喉資名賢  
之遊咏蓋天有意焉生之以為門戶之壯觀乎雖然物

固有所藉以為重者兩山之擅名以其當要害之區也  
向使不臨森茫不負關隘不控荆楚之上游以轟峽口  
則亦他山埒耳詎得以稱雄如是哉

草堂記

王嘉言

唐大曆元年春杜子自雲安至夔秋寓西閣二年春初  
遷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三年春則出峽赴江陵  
矣考劉禹錫刺史記唐州治在今夔東十里白帝城之  
側西閣實近白帝及遷赤甲亦稍稍移東爾瀼西在白

帝西八里東屯在白帝東八里居凡數遷斬茅而構屋  
故曰草堂又謂之高齋今考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處  
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也今三齋獨東  
屯遺址尚存地沃饒宜稻芋余嘗徘徊其側顧瞻形勝  
則知昔人所謂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重岡樹林蔥  
蒨氣象深秀者豈稱實記嗟夫公之詩唐宋文儒論之  
詳矣元微之稱其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小宋贊其渾涵汪

洋千彙萬狀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語皆中乎肯綮而王  
荆公所謂悲歡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者  
其品隲亦精當不誣雖以韓吏部之奇文卓犖雄視百  
代者亦且推服退讓而有光燄萬丈金薤琳琅之語則  
餘可知矣若夫自比稷契人或未許而忠義之念慙慙  
懃懃至一飯不忘則雖稷契愛君之心亦若斯焉爾夫  
崇德右文盛事也景行仰止懿情也今夔之於公安靈  
有祠歲時伏臘有祭無恨也而高齋之跡微矣余不能

以綿薄之力倡而新之姑記焉以俟瑰竒好古之君子

風廂匣記

王嘉言

夔城多古跡如白帝城北嶺上有高址形勢最險可捍  
敵號關索城白帝城西有柏柱大十圍高三丈許傳是  
公孫述樓柱斫之血出枯而不朽瞿塘上與粉壁堂相  
連有石梯形傳是孟良夜過關所鑿名孟良梯夔北蓮  
池畔有城垣之迹曰鮑家莊傳是三國時鮑氏女據險  
破廉康賊之所夔西坪有劉封井謂先主養子劉封所

鑿江之南與八陣圖相對者有石鼓傳是孔明教戰之鼓餘尚多不可枚舉皆古書不載漫無稽考然未有如風廂匣之奇者峽在瞿塘峽中赤甲山下巖穴間相傳為魯班之風箱或曰上古造以藏兵書者余望之高數十丈不可梯而升噫班信智巧人置石廂於峭壁抑何取意以為兵書要亦不出龍虎韜雲鳥陣與玉帳術之上胡為上窮絕壁下臨深淵億勛苦骨以寶蓄斯處達者或不宜如是而又非神設天造必有人焉為之與所

以為之之意特其理不可得而解識噫異哉斯匣乎

白帝沿革記

王嘉言

維公孫躍馬而稱白帝築城魚復號白帝城歷漢唐宋  
元迄今不廢豈非以險之殊常也而可據與城距夔十  
里今名下關周環千餘丈隨山上下包結完固鎮以瞿  
塘右所東南通赤甲白鹽西北抵瞿塘灩澦蓋巴蜀要  
區也城中舊有白帝廟以祀公孫述正德初中丞林公  
俊征鄢鹽賊過而知焉曰淫祀也易而為三功祠以祀

江神伏波馬援嘉靖中侍御朱公廷立復諭衆議更為  
義正祠祀先主而以孔明配焉夫述為漢賊義非當祀  
毀其像罷其享誠羣心之一快也然境內山川社稷歲  
祀非缺而伏波雖忠功不在夔祀之近於蹟近於迂遠  
昭烈永安託孤武侯列八陣魚復沙土至今英靈凜凜  
遺澤在焉允宜血食茲土但一龍二虎均先主注意生  
不相離沒亦宜有以慰其靈故羽飛終難遺也至嘉靖  
三十六年侍御段公錦復以關張配享改曰明良殿然



後大義炳然至情藹然而人心之公論始定余以公事適至顧瞻山川雄壯遺像清高慷慨激烈之懷與明禋之念勃然俱動乃考始末援筆記之一以見地之奇也一以見神之靈也

相公溪記

王嘉言

夔西二里市井之尾有橋焉牢厚完好先太守張廷柏建也橋下有溪溪之西有巖巖宏谷徑紆餘陂陲行者登頓盤施捫膺努脅氣息上下依橋環矚遠濶荒險勢

足觀也溪之源出三剌山滌滌而流注於大江余初經  
過見其瑰詭也吁駭而問焉土人曰此相公溪也宋寇  
公準令巴東嘗往來於斯愛其涼冽也取而烹茗茗味  
佳不侔他水後遂名為相公溪溪上橋橋西山皆以是  
名名矣余曰嘻偉哉溪之過顧不奇哉古人曰愛其人  
者爰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及儲胥余不暇遠搜即  
以夔論其間穿沙灌淑抵石澗坻澆圃落坡或潺湲有  
聲或沉沉絕響得名號者不知凡幾也豈盡温屯混淖

少清涼芳美哉而茲溪獨擅榮名則以其人之足重也  
不然貪泉何貪焉而以貪名因人及溪而又因溪以及  
山及橋也溪之過顧不奇哉余乃仰而顧俯而思徘徊  
良久喟然太息曰士亦有遇有不過哉

清涼洞記

王嘉言

客有為余談清涼洞者曰赤甲山畔瞿塘峽上懸崖絕  
壁有洞焉靜窈鴻濛冬煥而夏不受暑登之以覽峽中  
勝槩若步雲漢而出塵籠也予頷之謀諸司理邢君告

太守郭公選日而遊將至則徑險不可輿遂相攜步屨  
且攀且憇數折乃及洞中徑愈仄危橫木缺垠上令善  
援者偃僂先進前後夾衛款軀跼步震掉而入中可容  
千人項形盤旋左側碎石交接如砌非砌身健捷而能  
者可升至絕頂前臨險峽下視極深兩崖相合中纔一  
絲舟過若游龍穿窟左右環睇則竒峯秀嶺華巒詭石  
如鸞翔鳳舞星羅雲逗龜拆卦分蛇蟠獸寢狀類千百  
或獻深紅或露濃綠迥延遠映熒熒煌煌轍兀兀迭

出互見無所隱避於是相顧誼笑深酌而忘日之入焉  
歸而流連於胷次者累日乃乘隙想像而記之

重修墨妙亭記

張維樞

墨妙亭者宋孫莘老守吳興日所構而東坡代為記者  
也東坡之記大要以莘老乘勞來之暇作為此亭日與  
賓客賦詩飲酒網羅前人賦咏數百篇并其刻畫尚存  
而僵斷於荒陂野草中者悉加搜集見莘老之能雍容  
自得也余以庚戌仲夏拜吳興符念是郡多名公寮惟

之蹟亦欲鞭磨鈍頑思得一當適直指駐部案牘旁午  
冠蓋舟車之集如肩摩也求若孫莘老時自適於風流  
嘯咏投壺飲酒之樂而不可得且俗巧而囂矜華侈而  
喜起大獄牙齟鬪習豪長招權翼飛而漁下戶者鋒銳  
未易當也即山水清遠無恙而求若東坡所稱寡求不  
爭其民足於漁稻蒲蓮之利而益不可得予蓋朝夕撫  
心焉時訪朱大復先生於玄樓山中得所謂水火交和  
治民猶治生之訣而洒然若有醒也用是滌煩寧念將

一二髓髀漸次批解而幸劃然未至傷手也辛亥夏初  
退息之便登眺澄碧樓上見此亭附樓偏數楹傾欹幾  
難撐撐余謂有樓無亭是失一巨臂也且前賢能觴咏  
以樂之羅集刻以光華之今聽其傾欹於榛藪菲草之  
間謂蘇孫諸公往事何因悉索廩餼鳩工重新易其朽  
敗煥以高明橫檻覆甍中廠外曠近一月而工告竣用  
招康宋杜閣諸君合酌焉相與酣中而適情脫氛而解  
縛登樓放眼見弁岷諸峯蒼顏秀壁薄雲氣而帶暮景

者已近在枕席之上及情闌意極道遙亭中又覺方丈之池可以鑑百年之松可以蔭雙石黯黯可以磨娑千畝青葱可以發響即不能如莘老之搜尋集刻羅列深簷而清韻芬芳子墨衆妙之致似去諸君與予懷袖不遠於是觴諸君盡醉而漫續為記以見吳興守之一派墨妙猶存也

黃鶴樓遊記

張維樞

從臬司署後有山屹峙名曰蛇山高三十餘丈署中疊



石兩層躡級而登堂廡爽曠可供觴讌由堂背振衣再  
陟見漢水如帶宮邸如雲烟火數萬家如星羅是為攬  
勝亭由亭左折道觀頗壯麗監司及諸僚佐藉祝釐馬  
每晨夕遠方香客乞靈擊鼓撞鐘喧若潮沸是為武當  
行宮由宮西行睥睨間則漢沔之雉堞鸚鵡之汀洲晴  
山龜山之羅供儼如列眉已觀高表龍從重簷翼舒可  
睹雲物而驗灾祥省謠俗而稱明德是為黃鶴樓由樓  
下行數十武廳榭枕江有崔左司白雲詩與唐宋元及

我朝諸公之題咏碑記在再行數武空亭八面類清涼  
界循亭遠進百餘步居蛇山之巔廟祀純陽仙人麟覺  
碧瓦香烟不斷岸畔老棗數株枯槎古幹當是千餘年  
物相傳山上多棗不實一日結實大如瓜太守命小吏  
往視小吏啖之仙去遂亭焉郭美命宗伯歌行有安得  
纍纍撲滿地飽食江城百萬家之句是為樓東之仙棗  
亭夫黃鶴由酤者顯載在稗官亭所為祀呂翁也乃覽  
圖經與唐閣伯理之記又云費禕登仙常駕黃鶴返憇

此山何也城郭廢興浮雲去來龜拱蛇列水湧壑奔即  
樓凡幾更而始重修於劉汪兩公伯玉中丞之樓碑可  
攷也費耶呂耶棗耶鶴耶亭耶樓耶仙耶人耶崔之白  
雲耶太白之鳳凰臺耶從有無竅妙中都可渾然齊視  
乙卯秋仲余遂隊監試之役甫撤棘即陪劉左丞陶守  
王右丞柱明馬學憲荆陽邀高大叅啓塘為鶴樓遊是  
日天高氣清涼風薄體俱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之興相與開窻四望覺烟波淡澄虹霞點綴若繡若碧

若紫若朱幽草晚花虧菽石壁漁舟釣艇晚泊水涯而  
七澤三湘夏門大別諸勝似束於鄂漢間為茲樓所壓  
而扼其吭斯謂玄嶽之門戶斯謂帝鄉馬公把余髯言  
曰攬勝亭利內觀仙棗清涼二亭利外觀若乃內外無  
碍可披襟而當快哉之雄風也則斯樓為最王公又向  
劉高二公指曰攬勝亭山頂父老相傳為偽漢疑塚往  
其遺種尚有嚮空遙拜者予惟天下之平久矣當皇祖  
以六師下偽漢定楚宮闕地胙壯王出鎮寧一日而忘

三戶且斯樓並晴川樓夾構鄂沔豈無遠意夫固謂鄂  
重地非有崇岡外障所恃沔為輔耳今楚宮無恙鼎器  
幾歆漢水嚙城晴川就圮果昔日分王而外戍沔之意  
乎矧皇祖不沼疑塚而搜勦其種類此恩與祝網何異  
今日四民所得耕讀漁釣遊嘯斯樓而吾黨亦獲乘此  
清暇登高臨水當雄風之遠來也非祖宗寬大之澤而  
休養涵煦之久且深寧及此劉公曰吾聞能出世者能  
經世前事將墜者後事之任先憂後樂固范希文岳陽

樓語也吾黨交志焉其可遂書為遊黃鶴樓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記三十七

古蹟

重修九疑觀碑記

蔣鑽

出延唐東門數百武有九疑觀鄉耆老言古建於三峰石下  
唐貞觀中遷於斯我明洪武五年再經始余令延唐經其門  
詢諸耆老謂舊宮歷二百餘年已圯盡數年間邑民慕義者

共聚財新之工未半而力不任遂中輟余惟九疑楚之望也  
立命鳩工卒業旬月繚有垣墜有茨虛有牖一切頽敝者悉  
舉自中宮暨左右廡重牖列闥廟貌儼然外屏高門飾以  
丹堊父老過而避之觀以九疑重觀遷而故額猶存居人不  
知有邑之鎮山猶知有觀殆九疑之餼羊乎吾子之勤斯也  
其有意乎余曰夫瀟湘之南自昔在南鄙逐臣遷客澤畔行  
吟之地也余浮湘登九疑覓所謂三峯石者皆目為窮荒異  
域乃自貞觀以前斯觀翬革如故也今日蘄絕鳥道菁



棘蓼蓼之路猶昔年香火不絕之通衢夫昔以投荒厭  
苦之而勝事若彼今稍以為中土安居之而虛墟若此  
豈山川之衰旺有數與抑古今之物力不相及也夫敬  
事山川以祝釐紹修餘業以志古徵文考獻以鼓吹休  
明邑令事也父老又請曰比歲之不易澤若焦方數千  
里艱食自吾子之來而時雨若畝有棲野有被也庶幾  
山川之靈其庇予乎祈年以保我遺黎敢邀吾子之貺  
實居歆之余曰天之福也二三子之勞也余茲所圖者

即不望貞觀以前之故宮俾湘靈生色又何忍洪武以後之遺構重夷為里社自今以往父兄弟其毋剪伐以永告虔不穀將藉手以報采風者於是具歲月土工勒諸石

九疑山志序

蔣鏞

粵自姚墟氏蒼梧鼎成湘靈帝子遂為千古詞林佳話若夫勞人仙客貞魂幽憤弔古含毫憑而嗚咽乃至投湘些斷黃陵歌闋哀絃如訴離腸欲絕詩發乎情於斯

為極顧作者亦獨蹇華攬藻實未窮探斯域晉魏以前  
缺焉無聞洎乎李唐槩夷之荒服柳司馬太息投荒楊  
道州日熟二升米漫郎守官差為吐氣而骯髒之意亦  
時露於篇章夫文則艷稱之如可望之明河地則厭苦  
之如厲人之鬼國蓋世情浮慕若此故自有虞迄於今  
九疑之名雖見於經傳而載紀漫無可考余令延唐九  
疑實為賜履始至掌志者以九疑集進意為法物其文  
若詩二百餘篇如長安市肆座頭塗抹一再閱之蹙然

曰千載名區投之荆榛瘴癘之鄉總不得名人表章勝  
事備茲山九錫奈何復薦穢唐突迫令名山無地自容  
噫嘻何不幸也最後得一帙於鄉先生稍次山水名跡  
遊寓姓氏余因就而輯之合春陵延唐二志參訂檢前  
集註文先後文人之筆可錄者存十之二餘盡削之而  
益以三唐之詩為茲山賦咏者若干首為九疑山志三  
閔月告成客有過余請揚扞者曰九疑無志志自吾子  
臆矣雖然未易言也若能窮搜皇虞以降三千餘年紀

載無遺乎曰不能能盡茲山而千餘里蒼梧之奧五嶺  
之陽若指掌乎曰不能則又請曰古者著九疑而不著  
九峯之名如元使君登九疑第二峯更不言第二誰何  
名也然則舜源英皇之號疑亦唐以後之人強字之以  
故其義短而名不古能遡九峯之自以折俗儒之月旦  
乎曰不能然則又何以志焉曰使我傳疑也則志古抑  
使我傳信也則志今夫昔人艷稱之佳話如取波斯以  
語貧賤子愛而不可得也余所取者如偷歲之稷寒年

之續久矣夫望吾腹已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吾姑  
謀於野以俟山靈之侍史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